



和刘绍棠见面时,常听他讲起京东大运河,讲起他的故乡通县(今通州)儒林村。他对那片土地赤子般的热爱,他要终生回报父老乡亲的拳拳之心,深深感染着我。我曾惊讶他笔下运河两岸的田园,怎么那么迷人,我曾感叹他文字里传出的运河桨声,是何等的动听!

我和刘绍棠中学都是在北京二中上的,只是我比他晚了20年,绍棠一直称我学弟。一亩三分地主,五车八斗人家。这是一亩三分地,是京郊大运河的通县儒林村。刘绍棠生于斯,长于斯,40多年来他抱这块沃土不放,走上他的乡土文学之路。五车八斗,是说他高产,近年来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,8部中篇小说及多部散文随笔集,有著作等身、学富五车的赞美之意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天,我有幸和他同乘大红旗轿车,到某单位参观做客。当天,身材魁梧的刘绍棠身着中山装,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宽边近视镜,端坐在前排右首,一路上谈笑风生,上至天文,下至地理,远至上古传奇,近至世界风云,可谓无涉不谈。妙语、警句、精彩论断时而出,气氛十分轻松愉快。

然而,这般愉快的日子不可多得。众所周知,刘绍棠太忙了,他创作丰收,屡获殊荣,这其中无不浸透着一个中年作家拼搏的心血啊!我想,他偶尔得闲,走出书房透透气,和朋友聊聊天,大发一通高论或谬论,在他自己,也是一件快事吧!

和刘绍棠见面时,常听他讲起京东大运河,讲起他的故乡儒林村。他对那片土地赤子般的热爱,他要终生回报父老乡亲的拳拳之心,深深感染着我。我曾惊讶他笔下运河两岸的田园,怎么那么迷人,我曾感叹他文字里传出的运河桨声,是何等的动听!绍棠的多部作品曾获奖,影响很大,但他却把中篇小说《夏天》看得很重,甚至对采访者坦言,那是他的最爱。你看,他写道:从运河上升起的透明的水汽笼罩着村庄,从青纱帐上散发出来的清凉透明滋润胸膈的气味,路边和地头上一簇簇火红的野花,翠蓝的野喇叭花刚刚睡醒还没有散发它们浓郁醉人的气息,树林里布谷鸟已经开始歌唱,渡口处银白的水鸟也开始向远来的客人致以清晨的问候,这就是运河的黎明。这就是大运河的夏天,好美啊!

刘绍棠更没有忘记,运河环绕着的儒林村,是他躲避凄风苦雨的港湾。他1957年回乡后,儒林村的父老乡亲不仅没有嫌弃他,还热情地接纳他、帮助他、保护他。绍棠说,他如同一个颠沛流离多年的游子,终于投到了慈母的怀里。乡亲们给予绍棠的温暖,很快融化了他心中厚厚的坚冰,鼓起他生活的勇气。在儒林村的寒舍里,他写下了这样一首五言诗:

狂飙从天落,三十归故园; 迈步从头越,桃源学耕田。 曙色牵牛去,夕烟荷锄归, 蓬荜陋室窄,柴灶自为炊。 更深一灯火,午夜人不眠; 学而时习之,孜孜不倦倦。 席卧难入梦,皎月窗外明; 浮想联翩起,枕畔闻雷声。 在故乡20多年的坎坷岁月里,他始终没有沉沦,通过精心构思,完成了《地火》《春草》《狼烟》三部长篇小说的撰写。他对乡亲和乡土的感恩之情与日俱增,并把这种挚爱如滚滚的河水倾泻于笔端。

他主动情地说: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,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风貌,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,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、景观、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,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。

我和刘绍棠中学都是在北京二中上的,只是我比他晚了20年,绍棠一直称我学弟。一亩三分地主,五车八斗人家。这是一亩三分地,是京郊大运河的通县儒林村。刘绍棠生于斯,长于斯,40多年来他抱这块沃土不放,走上他的乡土文学之路。五车八斗,是说他高产,近年来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,8部中篇小说及多部散文随笔集,有著作等身、学富五车的赞美之意。

雄安乡愁

春末夏初的早晨,我们迎着朝阳,向安新县寨里乡西马村出发,去寻访慕名已久的李家老宅。



西马村老宅

出容城县城驱车往西南方向,一路行驶,雄安新区河网密布,一路上有数条小河伴行,清澈的河水映着蓝天白云和两岸的杨柳新绿,还有三三两两欢快的垂钓者。拐拐绕绕,一路颠簸,我们终于来到西马村。

在一条南北街上,我的目光被一处老宅吸引,赶紧喊停车。老宅坐北朝南,小院结构紧凑,北面面阔三间,青砖布瓦顶,木门窗。东厢房连间门楼共两间,室内靠东墙根摆放着数个酱色釉陶瓷缸,高约五六十厘米,应是老辈人腌菜或盛米面的器具,保存至今。老门楼有三层石台阶,门脸突出墙体外,门头的砖雕为精致的花鸟图案,迎门照壁上有一花边形开口,内有一个大大的红“福”字。房主人叫李玉喜,正

刘绍棠,著名乡土文学作家,其作品多以京东运河(北运河)一带农村生活为题材,又因其家乡临近运河,故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运河之子”。时光荏苒,刘绍棠已经辞世22年了。而今,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,他生前心心念念的古老通州大运河以更靓丽面貌展现在世人眼前。人们越发地怀念这位大运河的儿子,也更多地想起他多次说过的那句话:“如果我的名字与大运河相连,也就不虚此生了。”

运河之子

李培禹



刘绍棠

1995年底,报社调我到《新闻与写作》杂志编辑部工作,担任执行主编。为办好刊物偶尔打扰刘绍棠,他总是不大嗓门儿在电话里说:“你来吧,并曾抱病约我长谈,给了我很多关注和支持。他的大作《中国人点头才算数》刚发出不久,我去北京和平门他的寓所探望。不想,这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畅谈。这次拜访前,一位编辑朋友来电话约我写篇刘绍棠的稿子,并询问:最近听说刘绍棠出任北京足协副主席啦,怎么回事儿?这消息着实让人吃惊,那几年一直需坐在轮椅上才能行走的大作家刘绍棠,怎么会与总跟奔跑联系在一起的足球结缘呢?我往刘绍棠家拨电话,单刀直入:听说你要当足协副主席?我已经当了,不是妥当,哈哈!快人快语的刘绍棠朗声笑起来,约我第二天去他家细聊。

熟知绍棠的人都知道,几年前,由于他没有节制地拼命写作,积劳成疾,糖尿病和冠心病并发,导致偏瘫,整个左半身失灵,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失去了“半壁江山”。大难不死,医生严格控制他的作息时间,他只有唯命是从。我来到他居住的文联宿舍楼

红帽子寓所时,见到门上他亲笔书写的告示牌: 敬启 政府已向本室主人颁发残疾人证,受到《残疾人权益保障法》保护。本室主人年届六旬,受到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保护。 老弱病残 四类俱全 伏枥卧病 非比当年 整理文集 刻不容缓 下午会客 四时过半 谈话时间 尽量缩短 本室主人叩 看看手表,刚好四时过半,我便叩响了房门。曾彩美大姐笑着将我迎进去。宽敞的客厅里,最醒目的便是一块金光闪烁的铜匾,上书“人民作家,光耀乡土”八个大字。这是他的家乡,当时的通县人民政府在刘绍棠文库揭幕仪式上授予他的。拥有一大堆获奖证书的刘绍棠,把家乡父老送他的这块铜匾,看得比什么都荣耀。

走进绍棠的书房,我一眼看见书柜上方,端放着一个黑白相间的足球,上面写着北京国安足球队一员员虎将的名字。玻璃镜框里,是一张时任主教练金志扬与刘绍棠的彩色合影。看来,他这个轮椅上的足协副主席还真的进入角色了。你也是足球迷吧?我问。 我算不上球迷。 你年轻时爱踢足球? 特臭。 我们不禁哈哈大笑。原来,对

老礼儿,第一个捧起泥土撒下去,刘绍棠的骨灰盒,被亲友一捧捧和着泪水的泥土覆盖了。 安葬刘绍棠骨灰的地点不是公墓区,不能立碑,曾彩美率儿孙们种下了一棵青青的松树。人们纷纷把带来的鲜花一束束、一瓣瓣地撒在安葬着作家的土地上。 一位用600多万字作品来浇筑筑书乡中乡土的作家走了,一个如此热爱生活,热爱故土,热爱文学、足球和侃大山的人走了。没有墓碑,没有铭文,然而,他魂归故里,得以安息,他应该是幸福的。

近几年,我去故地寻访,已不得见墓地。后来得知,因工程建设需用地,刘绍棠学长的墓已迁往运河大堤路西侧约一公里处。没有关系,安葬在那里,大运河的汨汨流淌,尤其是那动人的桨声,他是一定可以听到的。 绍棠,大运河永远流淌着你的名字!



北运河 记者田瑞夫摄

文学创作是刘绍棠的生命。我听他侃侃的,几乎全部是作品里的动人故事。时而他眼里充盈着泪花,时而不禁为书中的人物命运扼腕叹息,不知不觉中,夜幕已拢上窗来。

国内外各种信息兼收并蓄的刘绍棠,频频被足球队员的拼搏精神所打动。他觉得,文化人也很需要这种拼搏精神,文体不该分家,另外,运动员也应该不断提高文化素质,体力、知识应该结合起来。新一届北京市足协成立时,绍棠作为连续三届北京市人大常委,也愿意为推动足球运动的发展尽一份心。在朋友们的促成下,刘绍棠坐着轮椅出征,受到热烈欢迎,经过选举当选为北京市足协副主席。那天,大家兴高采烈,绍棠也仿佛年轻了20岁。那天归来,刘绍棠累得够呛,夫人曾彩美赶快照顾他服药、休息,绍棠却连呼:痛快痛快!

刘绍棠的真正身份还是作家,他谈到当时正在抓紧整理的《刘绍棠文集·大运河乡土文学丛书》,谈到他刚刚出版的散文集《红帽子随笔》,还特别谈到了几年来呕心沥血,终于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《村妇》。这部展现北运河20世纪变迁的历史画卷,融入了刘绍棠几十年的人生感悟和对父老乡亲们全部的挚爱:我顶着高粱花儿走向文坛,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,我的一个最美的梦,终于要圆了。

文学创作是刘绍棠的生命。我听他侃侃的,几乎全部是作品里的动人故事。时而他眼里充盈着泪花,时而不禁为书中的人物命运扼腕叹息,不知不觉中,夜幕已拢上窗来。

文学创作是刘绍棠的生命。我听他侃侃的,几乎全部是作品里的动人故事。时而他眼里充盈着泪花,时而不禁为书中的人物命运扼腕叹息,不知不觉中,夜幕已拢上窗来。

大运河不会忘记他,大运河畔儒林村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他。他曾40多年的创作抱这块沃土不放,年仅61岁的璀璨人生,全部融入了大运河日夜不息的涛声。

安葬地选在紧临大运河东端的一处土坡上。这里,远可望见作家生身之地儒林村的袅袅炊烟,近能听到大运河流淌不息的水声。当时的通县人民政府于1992年为他设立刘绍棠文库,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言的刘绍棠长眠于此,当是魂归故里了。 当日中午12时45分,几辆小车驶近。身着黑色服装的曾彩美走下车来。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仪式,甚至没有告知与刘绍棠交往甚深的众多朋友。然而,依然有不少人早已等候,为他送行。

曾彩美缓缓登上北运河畔的土坡,这里依稀可见河东岸的农舍。脚下这熟悉的土地,她曾随丈夫无数次走过,绍棠瘫痪后,她还用轮椅推着他来探望大运河和

也是一座老宅,两座临街的老门楼相映成趣,珠联璧合,并肩负守护老街。西邻老门楼大致与李家居同时期,同样的绿色铁皮全包木门,密密麻麻的乳丁纹排列成大小相扣的菱形图案,铺首衔环,木檐子用一整块木板透雕出缠枝牡丹图案,下端垂花柱头为花卉,两个六边形门楣上浮雕出“福”“禄”二字,门洞两侧墙体磨砖对缝,做出装饰龛,尽管大门紧锁,但难掩昔日风光。晴空下,两座老门楼与背后两棵高大的古槐树冠,成为街上的一道风景线。

西马村,位于安新县西北部,白洋淀上游,距离县城约14公里。村西、村北分别与徐水、容城相接,南北各有一条河夹村流过,向东注入白洋淀。村北为瀑河,虽水量不大,但常年河水潺潺,滋润着两岸的良田和百姓。也许是得益于两条河水的滋养,偏安一隅的西马村如今古韵犹存。(刘浩文/图)

文学创作是刘绍棠的生命。我听他侃侃的,几乎全部是作品里的动人故事。时而他眼里充盈着泪花,时而不禁为书中的人物命运扼腕叹息,不知不觉中,夜幕已拢上窗来。

国内外各种信息兼收并蓄的刘绍棠,频频被足球队员的拼搏精神所打动。他觉得,文化人也很需要这种拼搏精神,文体不该分家,另外,运动员也应该不断提高文化素质,体力、知识应该结合起来。新一届北京市足协成立时,绍棠作为连续三届北京市人大常委,也愿意为推动足球运动的发展尽一份心。在朋友们的促成下,刘绍棠坐着轮椅出征,受到热烈欢迎,经过选举当选为北京市足协副主席。那天,大家兴高采烈,绍棠也仿佛年轻了20岁。那天归来,刘绍棠累得够呛,夫人曾彩美赶快照顾他服药、休息,绍棠却连呼:痛快痛快!

刘绍棠的真正身份还是作家,他谈到当时正在抓紧整理的《刘绍棠文集·大运河乡土文学丛书》,谈到他刚刚出版的散文集《红帽子随笔》,还特别谈到了几年来呕心沥血,终于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《村妇》。这部展现北运河20世纪变迁的历史画卷,融入了刘绍棠几十年的人生感悟和对父老乡亲们全部的挚爱:我顶着高粱花儿走向文坛,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,我的一个最美的梦,终于要圆了。

文学创作是刘绍棠的生命。我听他侃侃的,几乎全部是作品里的动人故事。时而他眼里充盈着泪花,时而不禁为书中的人物命运扼腕叹息,不知不觉中,夜幕已拢上窗来。

大运河不会忘记他,大运河畔儒林村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他。他曾40多年的创作抱这块沃土不放,年仅61岁的璀璨人生,全部融入了大运河日夜不息的涛声。

安葬地选在紧临大运河东端的一处土坡上。这里,远可望见作家生身之地儒林村的袅袅炊烟,近能听到大运河流淌不息的水声。当时的通县人民政府于1992年为他设立刘绍棠文库,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言的刘绍棠长眠于此,当是魂归故里了。 当日中午12时45分,几辆小车驶近。身着黑色服装的曾彩美走下车来。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仪式,甚至没有告知与刘绍棠交往甚深的众多朋友。然而,依然有不少人早已等候,为他送行。

曾彩美缓缓登上北运河畔的土坡,这里依稀可见河东岸的农舍。脚下这熟悉的土地,她曾随丈夫无数次走过,绍棠瘫痪后,她还用轮椅推着他来探望大运河和

也是一座老宅,两座临街的老门楼相映成趣,珠联璧合,并肩负守护老街。西邻老门楼大致与李家居同时期,同样的绿色铁皮全包木门,密密麻麻的乳丁纹排列成大小相扣的菱形图案,铺首衔环,木檐子用一整块木板透雕出缠枝牡丹图案,下端垂花柱头为花卉,两个六边形门楣上浮雕出“福”“禄”二字,门洞两侧墙体磨砖对缝,做出装饰龛,尽管大门紧锁,但难掩昔日风光。晴空下,两座老门楼与背后两棵高大的古槐树冠,成为街上的一道风景线。

西马村,位于安新县西北部,白洋淀上游,距离县城约14公里。村西、村北分别与徐水、容城相接,南北各有一条河夹村流过,向东注入白洋淀。村北为瀑河,虽水量不大,但常年河水潺潺,滋润着两岸的良田和百姓。也许是得益于两条河水的滋养,偏安一隅的西马村如今古韵犹存。(刘浩文/图)

近日,中办国办印发《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》,明确要按照“河为线,城为珠,线串珠,珠带面”的思路,合理规划大运河文化带的核心区、拓展区和辐射区,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、绿色生态带、缤纷旅游带。(5月10日《人民日报》) 由京杭大运河、隋唐大运河、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全球瞩目,而才国人引以

大运河文化保护

但是,近年来,大运河文化保护存在着“各管一段,缺乏统一规划的普遍问题,影响了大运河文化遗产整体传承与发展,个别地区对于大运河经济及文化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,给大运河文化保护及生态环境造成压力。此次中办国办《规划纲要》的出台,强化了顶层设计,制定了保护标准、要求,明确了目标、任务,对于大运河沿省市采取“齐步走”的方式,一盘棋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具有指导意义。

在中国世界遗产项目中,大运河保护难度及复杂性堪称之最,包括河道、闸门、桥梁等水工遗产,以及河流沿岸地理及自然风貌等的保护有着多方面要求,因此大运河的治理和

事实上,早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后,沿线城市便开始寻求契机,大运河沿线省(市)均已开始着手编制地方大运河文化带发展建设规划纲要,积极谋划和布局重大项目,以重大项目为依托,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。然而,与大运河文化带上项目遍地开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沿线地区存在着对大运河的文化内涵挖掘不足,对大运河文化品牌形象还不清晰,大运河产品体系不够健全,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基础设施不够完善,大运河文化带地区协同发展联动性差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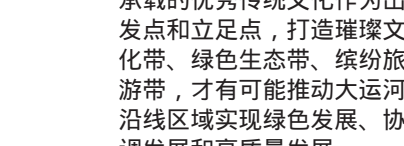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盘棋”思路

尹卫疆题词

鉴于大运河文化保护涉及环保、规划、城建、文物、文化和旅游等诸多部门,管理复杂,工作量巨大,需要从思路上科学规划、突出保护,古为今用、强化传承,优化布局、合理利用。通过构建主轴、多点联动等方式才能形成合力,共建空间格局框架。大运河保护山高水远,只有以文化为引领推动有关地区协调发展,把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出发点

“世说新语”

电邮: 136@tom.com hbrbwzhk@163.com



电邮: 136@tom.com hbrbwzhk@163.com